



谢铁骊
谢逢松

电影文学

红楼梦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电影文学红楼梦

谢铁骊 谢逢松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25 字数300: 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5378-0122-3

I·129 定价: 4.60元

马国良

李. 书. 和

系列电影《红楼梦》编、导、演（签字）：

何晴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倪雪华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王. 之. 章. 杰



谢铁骊与谢逢松

你只用阅读小说《红楼梦》的四分之一时间，就可以读完这部电影文学作品，得到你在小说中应该得到的最精彩的东西和在小说中得不到的也是很精彩的东西。

你若不信，不妨一读。

责任编辑： 马洁 袁昕

红楼梦

第一部

(上、下集)

序 幕

黄叶林中，茅屋两间。悼红轩内，瓦灶绳床。布衣长髯的曹雪芹坐在案前，提笔凝思（人物似动非动，景致似真似画）。

旁白：“曹雪芹是中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文学家。他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曾有过一段锦衣玉食、富贵温柔的生活。在清朝雍正年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赫赫扬扬的曹府遭到查抄，从此败落下去。晚年的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山村，过着茅椽草舍、瓦灶绳床，举家食粥、卖画沽酒的生活。他在这穷愁潦倒的境遇中，以超凡的毅力，用血和泪撰写出这部不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

室外，碧空万里。白云渐渐飘动，愈飘愈浓，显出片名。

红楼梦

（第一部）

上集

太虚幻境

浮云翻动。一僧一道领着贾宝玉飘然而来。僧人向前一指。宝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白茫茫一片云海，别无所有。宝玉回头，一僧一道已经消逝。他再向前看，云翻雾卷中渐渐出现一块巨大的白玉牌坊，上刻“太虚幻境”四字。石坊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同时，从云中飘来女子细细的歌声：“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宝玉怀着好奇的心情，寻着歌声，向前走去，只见琼楼玉宇，朱栏白石，绿树清溪，是一个人迹稀逢、飞尘不到的清净世界。他喜欢地自语起来：“这个地方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丢了家也愿意。”

这时，歌声渐近，从天街通道上走来一位“瑶池不二、紫府无双”的仙姑。

宝玉诚敬而惊异地打量着。

仙姑微笑说：“我是警幻仙姑，专管人间的风情月债。你如愿意，且随我一游。”

宝玉听说，心里着实喜欢。便随仙姑前行。

二人步入宫门，进到二层门内，看见各处挂有对联之

外，还挂着这样一些匾额：“痴情司”、“结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等等。他向仙姑请求：“神仙姐姐，可否引我到各司中去游玩游玩？”

仙姑道：“此各司中贮藏着普天下所有女子未来命运的簿册，你俗胎凡眼，看了也未必明白。”

宝玉再三央求：“务求神仙姐姐格外指点，让我看看罢！”

仙姑无奈，说道：“好罢，就让你领略领略罢。”

宝玉喜不自胜，抬头一看，匾上刻的是“薄命司”三字。

宝玉欲入，但见室内阴森漆黑，惊恐止步。

警幻上前，携宝玉入室。走着，走着，室内景物依稀可辨，隐约现出一列大橱。宝玉细看，橱门上，都贴有写着省名的封条。他选到自己家乡封条，见上橱写的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下面二橱写的是“金陵十二钗副册”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他望警幻，意欲启看。

警幻只是轻轻一拂手，封条飞去，橱门自开。

宝玉拿出“正册”，翻开第一页，见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他端详片刻，不解，又翻开下面一页。他见这一页上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香橼。他念起上面的诗句：“……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与此同时，穿着贵妃大装的元春，面容悲切，泪流双泪，从画面上掠过。

宝玉又翻开一页，画的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只雌凤。他读着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衰。”叠印画面：王熙凤扛枷带锁，被两名公差押着，艰难地走出荣国府大门。当她回望门匾时，可见满脸泪痕……

宝玉不解，放下“正册”，拿起“副册”翻开一页看

着。上面画的是：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宝玉念道：“……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他念的过程中，出现蒋玉菡在洞房中给袭人簪花的画面。

宝玉掷下“副册”，又拿起“又副册”来看。他一揭开，见上面画的既非人物，也无山水，只是水墨渲染的满纸乌云浊雾。他念着上面的几行字：“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时的叠印画面是：晴雯躺在破席子上，艰难地伸出一只瘦骨如柴的手，到一旁破桌子上去取水喝。

警幻说：“往别处去罢。”

宝玉说：“不。我再看看。”他想了想，拿起“正册”，又翻到画着枯木、玉带、金簪那一页上，看着诗句念道：“……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并重复念着“玉”、“林”、“雪（薛）”等字，思索着。

警幻注视着，因知宝玉天分极高，性情颖慧，恐仙机泄漏，便劝宝玉：“掩了卷册罢。且随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

宝玉恍恍惚惚，又随着警幻仙姑来到另一座琼楼玉宇前面。这里清风吹拂，白云飘荡，仙乐悠扬。警幻向里面喊道：“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

从云中现出几位“荷袂蹁跹，羽衣飘舞”的仙子来。她们一见宝玉是个男人，随即隐去，在云中（只听得声音）埋怨警幻说：“我们还以为是什么‘贵客’呢。姐姐为何引这浊物来玷污这清净女儿世界？”

宝玉听到这话，自惭形秽，进退两难。

警幻仙姑忙拉住宝玉的手，向云中众姐妹说：“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宁荣二公之灵嘱托我说，他们家运已尽，子孙

中无人可以继业，唯宝玉聪明灵慧，望我引其归于正路。”

众仙子听后，复又显现，与警幻一起，引宝玉入室。

大家坐定后，小仙姑捧上茶来。宝玉饮了一口，觉得香味异常，便问：“我从未品过这样清香纯美的茶，不知叫什么名字？”

警幻道：“名叫‘千红一窟（哭）’。”

宝玉思索，默念：“千红一窟？”未悟。

仙乐起，众仙姑蹁跹起舞。

宝玉看得入神，对众仙姑无限爱羡。

小仙姑在宝玉面前放上酒杯，斟上仙酒。

宝玉仍一心听着仙乐，看着仙姑舞蹈。

警幻望着宝玉，对他说：“请饮酒。”

宝玉端起酒杯，闻得异常清香甘冽，不觉说道：“真香！”又问警幻：“不知道这是什么名酒？”

警幻道：“名叫‘万艳同杯（悲）’。”

宝玉饮毕，思索，仍无所悟，复又痴痴地望着仙姑舞蹈。

警幻望宝玉，一笑，对宝玉劝说道：“自古皆以‘好色不淫’为掩饰。我所以爱你，正因为你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宝玉听了，吓得忙答道：“神仙姐姐错了！我因懒于读书，父母经常严加训诫，岂敢再犯个‘淫’字？况且我年纪尚小，实在不知道什么叫‘淫’。”

警幻说：“不。淫字，实有二义：一如世上之轻薄浪子，恨不能尽天下之美人供他受用，这是皮肤滥淫；二如你，以美人为良友，爱之敬之，从不起污辱之念，我们称之为‘意淫’。”

宝玉费解，忽闻身后传来尘世成婚时的音乐。他起身，寻声走去，望远处，隐约可见洞房花烛的景象。

警幻说道：“也罢。”起身，也相随宝玉而去。跟至半途，指着远处对宝玉说：“那是我妹妹可卿居住的地方。你去领略一下云雨之情。仙闺琼阁尚且如此，何况尘世？望你从此万万领悟。”拂手，让宝玉自去。

宝玉好奇地走向一座迷宫，见洞房深处有一巨幅《海棠春睡图》，图中躺一美女，以背相向。他更觉新奇，向美女走去。走近画前，美女坐起，猛一回头，却是可卿。宝玉一愣。

可卿向宝玉深情一笑。然后将宝玉拉入怀中……

这时，氛围突变，出现雷鸣、电闪、浊浪、瘴气，还有怪兽出没。在电闪中，可见石壁上刻有“迷津”二字。宝玉坠向万丈深渊，失声大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

秦可卿卧室。早春

宝玉从睡梦中惊醒。

坐在床边侍候的袭人、晴雯等丫环，忙上去搂着他：“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正走到廊檐下的秦可卿，听到宝玉唤她的小名，一惊：“他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李嬷嬷走来：“蓉大奶奶，老太太要回府了，宝玉在哪里歇着呢？”

可卿：“就在我那屋里呢。”

李嬷嬷：“噫，哪有小叔子睡在侄儿媳妇房里的理？”

可卿笑道：“嗳哟哟，他能多大呢，就忌讳这些个！”说罢，急急走向前院去。

李嬷嬷：“袭人，怎么还不给宝玉穿衣服？老太太等着呢。”

屋内，袭人赶忙替宝玉系裤带。宝玉正呆呆地望着《海棠春睡图》。袭人见宝玉大腿处湿了一片，小声问道：“裤子怎么湿了？”

宝玉的脸忽然红涨起来，急得将袭人的手一捻。

袭人思索，会意，也羞得红涨了脸面。她难为情地望了宝玉一眼，低头干事，不敢再问什么。

宝玉卧室。晚间

宝玉躺在床上。

袭人拿着一条内裤走到宝玉床前，说道：“还不快把裤子换上！”

宝玉一边换裤子，一边央告说：“好姐姐，这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人。”

袭人也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

宝玉招手，袭人俯身下去。宝玉一手搂着袭人的脖子，窃窃耳语。

袭人听着，又笑又羞，满脸通红。

宁国府天香楼

天气晴和，春意正浓。秦可卿向天香楼走去，后面跟着丫环宝珠。

贾珍在园中望见，也向天香楼走去。

焦大在远处月洞门外扫地，无意中瞥见秦可卿登上楼梯，又见贾珍在楼下叫住宝珠，和她说了些什么，把她支走。然后，贾珍也登上楼梯。

焦大愤愤地甩掉手中的扫把，向地下唾了一口，走向大门。

宁国府大门口

焦大坐在门旁的石阶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站在门口守门的人，望着焦大愤懑不快的样子，没有和他说话。焦大呆呆地看着门前的石狮子，响起他悲愤的心声：“目今只有你们两个干净了！”

荣国府大门外。初夏

宝玉骑在马上，李贵等在前牵马，茗烟等紧紧跟随，他们说笑着，欢快而来。

列坐门前的仆人，立刻站起，垂手恭候。

马到门前。

李贵欲扶宝玉下马。

宝玉调皮地歪跌在茗烟身上，出溜下来，瞥见停在门前的马匹和骡车，略一思索。他要着马鞭，与小厮们嘻笑着走入侧门。

贾母正院。垂花门内

宝玉见停着一乘小轿，旁有箱笼行李等物，几个陌生的婆子守在一边。

宝玉走近门前，听见正房里的哭声。丫环掀帘，宝玉步入。他见贾母搂着一娇柔女子，二人正在哭泣，愣了一下。贾母抬头，宝玉忙请安。

贾母：“快去见了你老子再来。”

宝玉告退。，

贾母正房外。院中

肌肤微丰、温柔沉静的迎春在司棋等两个丫环陪同下，迎面走来，向贾母房门走去。丫环掀帘，迎春入室。

紧接着出现削肩细腰、长挑身材的探春的背影。她走到贾母房门口，回头喊道：“四妹妹，快些儿！”只见她顾盼神飞、文彩精华。侍书等丫环相随在后。

身量未足、脸有稚气的惜春，在奶妈、丫环入画的簇拥下走来，进入贾母正室。

这时，可以听见里面众姐妹见礼寒暄之声。

贾政书房。梦坡斋

宝玉垂手侍立一旁。

贾政指着贾雨村对宝玉说：“这位是雨村先生，是你林妹妹的业师。还不赶快见礼！”

贾雨村连忙还礼：“岂敢！岂敢！”他转向贾政说：“二世兄真是聪俊灵秀，神采飘逸。不凡！不凡！”

贾政：“不可谬奖。他素来不喜读书，徒有其表。”又对宝玉说：“你去罢，免得老太太惦着。”

宝玉退出。

贾政指着桌上的信，对雨村道：“既是妹丈重托，理应相助。”他略思片刻，又说，“近闻应天府缺出，当转报吏部谋得复职，而后出任此缺，不知尊意如何？”

贾雨村出乎意外，忙起身下拜，感激涕零地说：“愚侄将终生不忘再造之德……”

贾母正房

宝玉已经换了冠带，走进门来。

贾母一见宝玉，嗔责道：“外客未见，就换了衣裳，还不快去见你林妹妹！”

宝玉其实早已看见黛玉。这时，满怀高兴地走向黛玉，深深一揖。

黛玉也起身还礼。依旧坐下，低头。

宝玉细细端详着黛玉，觉得她与众姐妹有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如姣花照水，似弱柳扶风……他不禁“咳”了一声。

黛玉闻声抬起头来，也望着宝玉：只见他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他带着项圈，系着那块“通灵宝玉”。

宝玉回头对贾母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母笑道：“可又胡说，你怎么见过她？”

宝玉也笑道：“虽说没有见过，倒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当是远别重逢，也未尝不可。”

贾母又笑道：“这样更好，往后就更相和睦了。”

宝玉走近黛玉身边坐下，亲切地问道：“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黛玉：“黛玉。”

宝玉还问：“表字呢？”

黛玉：“无字。”

宝玉一想，笑道：“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颦颦’好了。”

探春问道：“出自何典？”

宝玉：“《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凭这位妹妹眉尖若蹙，取这两个字岂不两

妙。”

探春笑道：“这恐怕又是你的杜撰。”

宝玉站起，挥手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了，偏只我是杜撰不成？”未等探春回话，忽听后院中传来高朗的笑声和说话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贾母、王夫人等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了，很自然地等待着她的进来。唯独黛玉感到惊讶，纳闷：在老太太房里，谁敢这样放诞无礼？她边想边望着门口，只见一群媳妇丫环簇拥着一位年轻奶奶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长着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黛玉忙起身接见。

贾母笑着说：“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叫做‘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

大家都抿着嘴笑。

黛玉看看众人，又望着凤姐，不知如何称呼为好。

李纨觉察黛玉为难之情，忙说：“这是琏二嫂子。”

黛玉突有所悟，忙施礼：“二嫂子好。”

凤姐拉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把黛玉送回贾母身边坐下，笑说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瞧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是老祖宗的外孙女儿，倒像是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一刻不忘。”她略一停顿，又改换了口气：“只可怜我这妹子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手帕擦泪。

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

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休再提这些话了。”

凤姐听了，忙转悲为喜说：“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心都在她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她又忙拉着黛玉的手，十分关切地说，“妹妹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她走到门前。丫环忙给她打帘子。她对候在外面的丫环、婆子说，“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婆子们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贾母看着，暗自点头称是。

这时，宝玉一手托着自己的玉，忽然问黛玉：“妹妹，我问你，你也有玉没有？”

大家都不解宝玉突然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一时都望着黛玉，不知她作何回答。

黛玉摇摇头说：“我没有。这是件稀罕之物，哪能人人都有呢？”

宝玉听了，呆呆地坐下，不禁发起傻来。

黛玉迷惑不解。

贾母等惊慌起来。

宝玉终于发作起痴狂之病，扯下自己胸前的玉，便向地上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稀罕的东西，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

宝玉这一举动，吓得大家惊叫一声。众人一拥向前，争着去拾地上的玉。

贾母急忙上前搂住宝玉：“孽障！你生气，要打人骂人都容易，何苦要摔那命根子！”